



在美丽传说中流淌的昌乐河川

◎郝杰堂



桂河湿地(资料图片)。葛本文 摄

昌乐河流众多,如丹河、桂河、白浪河、孟津河、九曲河以及与安丘交界的汶河等等,或在南,或在北,或东西向,或南北向,蜿蜒流淌,遍布昌乐大地。与其相伴相随的,是围绕这些河流而衍生的美丽民间传说。这些传说犹如奔腾不息的河水一样源远流长,生生不息,成为当地民间文学现象中的一大耀眼景观,也为河流文化注入了丰富内涵。

白浪河发源于打鼓山孟家峪,流经鄆都、红河、营丘三镇,进入潍城区境内,穿城而过,最终奔向茫茫渤海湾,堪称潍坊人的母亲河。如此承载潍坊人特殊情感的河流,其故事遍布河道两岸。仅围绕其源头的传说,便不止一两个版本。

一个版本说的是,早先孟家峪一个叫孟富贵的人,养了一个不孝子玉郎,玉郎妻亦不孝,玉郎在父亲病故后引着灵车来到一条大沟旁,指着一片乱石滩说:“就把老人埋在这里。”大家就开始刨坑,只听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从地下冒出一股水柱直冲云霄,把玉郎卷上了天。众人惊愕,又听见空中传来一个声音:“众人休生恻隐之心,因此孽子前世作恶多端,今生又无悔改之意,吾奉命将其抓回,压于海底,永不复生!”大家抬头向天一看,只见水柱浪尖上有一只白眼狼,号叫着哀求天神饶命。泉水越来越大,汹涌的洪水卷着白眼狼向北海流去。从此以后,打鼓山南麓这股泉水越冒越大,川流不息,形成一条大河。人们给这条河起名叫白浪河,后来演绎成白浪河。

另一个版本则说,孟家峪有位风水先生百年之后,两个儿子按其遗嘱,用铁链抬着灵柩绕山而行。正当二人精疲力尽时,铁链忽然断裂。二人急忙挥锹掘墓,挖至深处,竟挖出一块又大又硬的石板,再也无法挖动,便借来铁锤与铁钎,最终凿出一个大洞。“呼”地一声,洞内突然蹿出一头大白狼,朝东北方向奔去。接着一股又粗又清的泉水喷出,雪白雪白的浪花飞溅,泉水顺着白狼奔去的方向流淌。白狼愈跑愈远,泉水也愈流愈长,转眼之间,流成了一条大河。人们感激白狼,就将这条河取名叫白浪河,后来,叫成白浪河。

以上故事,不过是流传较广且已被文字记载的版本。事实上,散落在民间的白浪河传说,远不止于此。这些传说从河源绵延至河尾,足以汇编成一部厚重的故事集。如源

自鄆都段的“李世民过河”“金元宝变蛤蟆”“鲤鱼闺女”,源自红河段的“蛤蟆”“洗衣姑娘”传说,源自营丘段的“马踏泉”“窰公渠”“红石崖梳妆楼”“衡王府省亲”等等。乔官境内还有围绕白浪河支流淄河而流传的“淄河”传说“药王邓青云”“淳于髡与七个淳于庄”等。

其中,“姜太公与马宋饼”的传说颇为经典,讲的是姜太公受封营丘后,始终不忘“渭水垂钓”的发迹往事,对河水亦情有独钟。在治国理政之余,常到白浪河畔垂钓,只是与渭水垂钓不同,他不再用直钩,而是换了弯钩。他胸中诸多治国良策,便

是在这份清静垂钓之乐中酝酿而成。只是姜太公钓鱼时,常一坐便是大半天,饿了只能吃随身携带的干粮。当地乡亲们担心他饮食不周,便纷纷烙饼送给他。因送饼的人太多,大家怕姜太公吃不到自家的饼,便暗自琢磨烙饼技艺,将饼烙得既好看又美味。历经岁月流转,便形成了独特的马宋饼制作技艺,代代相传。时至今日,马宋饼已闻名遐迩。

有河川必有故事,凡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莫不如此。昌乐桂河发源于方山北麓,相传原名“跪河”。当年,商朝孤竹国的两位王子,因互让王位,各自辗转至孤山一带,

后在此相遇,在山上相拥而跪,痛哭不已,竟在石头上跪出了四个膝盖印。二人的泪水不断流淌,渐渐汇聚成一条河——这便是“跪河”。后来逐渐写作“淮河”,最终定名为“桂河”。如今的桂河首阳山区段,已被开辟为桂河湿地公园,沿岸四季常青,三季花开,石径、木栈道、石滩、喷泉等各有情调,成为当地网红“打卡”地之一。桂河宛如一条银线,串联起沿途一座座水库,承担着防洪、灌溉的重要作用。河道治理以生态环保、防灾减灾、蓄水为核心,持续改善与优化生态环境,塘坝、桥涵、护堤、拦沙坎等大小水利工程陆续建成。水

利工程随河延伸,传说故事则洒满河道两岸。桂河沿岸如“仙人洞”“秤砣湾”“鲶鱼湾”“桂河畔拿旱魁”等传说众多,为河湖文化增添了色彩。

在昌乐谈及河川,若不提丹河,总觉得不够完整——这皆因丹河的盛名。丹河的传说,从另一个维度诠释了其历史文化的深厚与悠远。“甯象爷的传说”在五图街道一带家喻户晓。《水经注》有载:丹水有二源,各导一山,世谓之东丹、西丹也。西丹水自丹山(即今打鼓山)北流,经剧县故城东,东丹水注之;水出方山,山有二水,一水即东丹水也。

出土文物印证,五六千年前,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。传说,尧的儿子丹朱被贬至丹水流域治水,死后葬于丹河西岸。丹河之名,正源于丹朱治水的典故。至于汇入丹河的尧河,其名则与尧帝相关。“尧与丹朱的传说”在丹河沿岸流传了数千年。这些河流本身便承载着一段历史——一段由先民创造、书写的不可磨灭的历史。

民间传说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时代,它以口头流传的形式,用奇异的语言与象征手法,讲述人与人之间的各类关系,传递人们的生活态度与美好期盼,题材广泛且充满奇幻色彩。民间传说虽源于生活,却不局限于现实情境与人们认知中的真实、合理范畴,往往蕴含着自然且充满奇思妙想的元素。靠山说山,靠水说水,依水而居的人们,自然有“近水楼台”之便,有关河流的传说也随之增多。

汶河两岸亦被人们赋予了无数传说。仅在红河镇南部,便有“巨龟驮接生婆过河”“三慧庵的传说”“茶庵子庙贴春联”等传说。

抗日战争时期,八路军在汶河两岸与日军浴血奋战,书写了无数红色故事,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昌乐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不懈力量源泉。高崖水库的建设,凝聚了几代人的辛勤付出,如今已成为滋润昌乐大地的“生命之水”,建设者们的奋斗精神彪炳千秋。这些奋斗故事,必将被后人铭记与传诵。

河流文化自远古流淌至今,始终在不断丰富与发展。奔腾在古老而美丽的昌乐大地上,一条条承载着传说的河川,正经历着一个有理想、有故事的时代,必将演绎出更多新的传说与传奇,镌刻在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历史丰碑之上。

文物会说话

松林多贤士

◎崔斌 文/图

青州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刻于清乾隆四十年(1775年)的《松林书院记》石碑。该碑石灰石质,素面无纹饰。上刻精美楷书,碑文完整,无一字缺失。

乾隆年间,山东学政黄登贤视学青州,视察其父黄叔琳当年任山东学政时捐俸重修的青州松林书院。黄登贤对父亲恩泽青州士子、为国育才的政教伟绩感慨不已,也对青州人守护文脉、尊贤重教的风气充满敬意,决心继承和光大父业。于是,有了这一篇碑记。

松林书院,在今青州一中校园内,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。因院中植古松二株,干矮枝阔,时称“矮松园”,明代正式改名“松林书院”。明朝成化年间,青州知府李昂奏请立祠,祀宋代十三位德政显赫的曾执政青州的贤者——王曾、寇准、曹玮、庞籍、程琳、范仲淹、李迪、富弼、欧阳修、吴奎、赵抃、张方平、刘摯,为书院学子们树起了楷模。

《松林书院记》开头的大意是:青州设有松林书院,院内有祠,祀宋代王沂公(王曾)等十三位先贤。此举本是为了鞭策勉励后辈学子,让大家景仰先贤的美好风范,立志让先贤的流风余韵永远流传不衰。

延续十三贤精神的,是一代代后人。其间尤为突出的就是山东学政黄叔琳。

黄叔琳(1672年—1756年),就是碑文中所提的“先大夫”。黄叔琳是顺天大兴人,字崑圃,康熙三十年(1691年)探花,《清史稿》有传。他以文学政事知名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,被尊称为“北平黄先生”,著有《史通训故补》《文心雕龙辑注》(《观北杂录》)等。

《文心雕龙辑注》是黄叔琳的注释著作。业界赞誉黄叔琳的辑注体大思深,格式完备,有评价称:“直到清代黄叔琳《文心雕龙辑注》出现,刘勰之书方得一种较为完备的校本。”

黄叔琳于康熙年间任山东学政时,不乏助学尊贤的仗义之举。他不仅捐俸重修泰山奉祀北宋胡瑗、孙奭、石介的三贤祠,还复兴济南白雪,青州松林两处书院,请名师,选才俊,山东的文教事业一时称盛。黄叔琳居青州期间,考核生员,评定等级,一丝不苟。对优秀者,他悉心教诲之;对较差者,绝不轻易黜黜。

康熙五十一年(1712年)赵执信所撰《青郡僚属绅衿公立碑》称黄叔琳“视事三年,清惠翔洽,政教修明,举前政之以尤异著者,有过之无不及焉”,以致黄叔琳奉调京官,青州



松林书院(资料图片)。

士子“皇皇如失所恃”,在恳请山东巡抚上奏朝廷留任未果后,便立碑于松林书院,“跻先生于十三贤之间”,以示敬仰、爱戴深情。黄叔琳能够获享此礼遇,实属难得之事。

敬先贤者,自身也为贤者。黄叔琳之子黄登贤后来也同样担任了山东学政。他追思先父,怀念和敬仰之情绵绵不绝。他在《松林书院记》中感慨道:“忆起先父任满即将离任时,青州的乡绅名士想要挽留却未能如愿,便在松林书院另建了一座祠堂,将先父的牌位置于十三位先贤之间。唉!这岂是轻易能得到的荣耀啊!”

碑文里,他没有一个字在讲述自身的功绩,只是谦卑地表述:我这般晚辈,竟敢厚着脸皮,勉强追随先辈的脚步,岂不是该感到惭愧吗?诸位生员中,有能继承先辈事业、传承家学的人,他们的祖父、父亲,本是先父当年悉心教导、培育过的。我如今又能和他们的后人在同一讲堂中探讨学问,由此可见,诗书传家的恩泽绵长,先辈的流风余韵

至今仍未衰微。

对于松林书院,对于松林学子,黄叔琳是慷慨的。松林书院因年久失修日渐荒芜,他毅然拿出自己的俸禄,重新加以修缮。他召来书院的生员,对他们教诲引导,供他们饮食起居。青州的文人官员一代代薪火相传,松林书院得以文脉长盛不衰。黄登贤慨叹:“甲午年,我又承蒙皇命,在济南主持考试,此时白雪书院早已荒废,唯有松林书院依然巍然矗立。”

但黄登贤把松林书院的长青归功于他人,他赞誉:“青州知府陈诏、益都知县周嘉猷,都重视教育,鼓励求学,因此能招纳后辈学子,给读书人带来恩惠。”

《光绪益都县志》记载,周嘉猷,乾隆年间益都知县。当时县城设施破败,百姓请求县里捐资修缮,工程浩大,未能完工。周嘉猷向上级禀报,申请拨款来修治。周嘉猷“性好学,博览群书”,常与名士李文藻、杨嗣等人为文酒之会。

黄登贤应当是一再受到约请,才成此碑文的。而这也让他不安:“周嘉猷执意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,我想自己不过是勉力继承先人的遗志,尚且唯恐有所失德辱没先人,又怎敢以文辞示人?”

黄登贤深以其父为荣,他记述:“(经父亲培养)有所成就的人,如徐士林、李元直、丁士儒、陈有蕃、马长淑、辛有光、李志远、刘铁政、秦紘、林仲懿、王瀛、孙果、董思恭,皆知名士人。先父选拔人才,振兴读书人气节的事迹,大抵都是如此。”

松林书院的优秀学子往往有一些共同点:学识出众,著书立说,为官清廉,有不俗的政绩。

在此碑文的最后,黄登贤表达了对松林学子的期望,也发下誓愿:“各位生员当自我勉励,我更应当自我鞭策,以竭力继承、光大先人的功业。”

文末,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位撰文者。黄登贤,顺天大兴人,曾任户部主事,刑部给事

中,太常寺卿、漕运总督等。熟谙漕政,办事得宜,官至左副都御史。

《清史稿》载:“康熙间叔琳来(山东)督学……后六十年,登贤继之,训士遗才,皆循叔琳训。”黄登贤深受父亲的熏陶,也是惜才重学之人,他爱惜学子又严格教诲,受到青州官民的拥戴。

从碑文知,黄登贤所撰《松林书院记》石碑最初立于“讲舍之左方”。当月月在书院的松林,清风徐来,石碑虽无言,天地之间却充盈浩然之气。《松林书院记》石碑未钤“黄登贤印”“云门”二章。青州博物馆藏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《皇清敕授修职郎武城县儒学训导黄公墓表》拓本记录:“北平黄崑圃先生,先世益都人。”黄登贤字云门,青州有云门山,也可推测其祖上应为青州人。黄登贤先世应当是从青州徙家顺天大兴的。

青州有此贤人,松林书院有诸多的贤人,幸甚!